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广东罪行述略

曾庆榴 官丽珍

日本军国主义轰炸我国城乡的行为,是其侵华罪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对日机炸粤始末及其对我国和平人民造成的惨重灾难,试作全面考察,以期加深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认识。

—

日本 1937 至 1945 年对广东的侵略,从空中轰炸开始,并以轰炸祸粤为主要手段。其空袭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为害甚烈。

日本大规模轰炸广东,是恃其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其时日本有作战飞机 2700 多架,日人曾谓:“东亚领空,完全由日本空军控制,日本空军并把握有远东制空权。”而当时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只有 305 架,广东的防空力量更是微弱,广大城市、乡村处于不设防状态;同时由于广东位于南域,日机便于从台湾、南海各岛屿和兵舰上起飞,随时进袭。日机轰炸广东,始于 1937 年 8 月 31 日,这一天,日机 6 架首袭广东省会——广州,同时袭击粤北重镇韶关。从此,广东各地无时不处于日机的狂轰滥炸之下。

日机轰炸广东,前期重点是轰炸广州。从 1937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广州市德宣、西山、惠福、西禅、东堤、前鉴、黄沙、石牌各区共落弹 59 枚,其中中山纪念堂落弹 5 枚,黄沙车站落弹 3 枚,中山

引自毛磊:《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37 页。

大学落弹 16 枚。1938 年春,日机的袭击更猛,专注于摧毁交通线,轰炸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和沿线各站,郊外许多工厂也遭到袭击。4 月 10 日,日机 4 架进袭市区,位于宝华正中路的一家工厂被一枚 50 磅的燃烧弹击中,焚毁楼房 3 幢,次日挖出尸体 98 具,重伤 120 多人。17 日又轰炸大北路、小北路一带,多间中、小学被炸,死伤 200 多人。自 5 月后,日机几乎天天来袭,市区经常全日处于警报之中,其中 5 月 28 日来袭的日机达 71 架,投弹 150 多枚,当场炸死 600 多人,炸伤近 1000 人。6、7 月间,日机连续十多天狂炸广州,每天数十架飞机对市区实行地毯式的轰炸,大学、公园、酒店、医院和市场均成为轰炸的目标,拥挤的市场被炸成瓦砾一堆,连珠江上的船只都不能幸免,尸浮江面,惨不忍睹。8 月 8 日,日机再次轰炸广州,目标转向住宅区和商业区,广大路、广卫路、西湖路、惠爱西路等中心地点共落弹 36 枚,死伤 500 多人。第二天又有日机 48 架来炸市区,死伤 160 多人。10 月上、中旬,日机又对广州等地实行疯狂轰炸,出动的飞机每天达 100 多架。从 1937 年 8 月 31 日至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日机对广州的轰炸持续了 14 个月,据资料记载:这一期间日机对广州投弹 2630 枚,炸死 1453 人,受伤 2926 人,毁房 2004 间。另据《广州市被炸点标示图》:从 1937 年 8 月 31 日至 1938 年 8 月 9 日,广州市区被炸地点共达 300 多个。由此观之,广州是当时受日机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日机不但狂炸广州,而且对粤省各地实行遍地轰炸。

在粤东:1937 年 9 月日机开始轰炸汕头市。1938 年夏日军在南澳岛建成简易机场,对粤东各县空袭更加频繁。至 1939 年 6 月

广州市政府:《广州市民房被敌机轰炸损失调查统计表》,1937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401,目录号 6,案卷号 197。

《广州市社会局关于战时物资损失的调查》,1938 年 4 月 11 日。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401,目录号 6,案卷号 194—2。

广东全省防空司令部:《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401,目录号 6,案卷号 194—3。

原件存广州市档案馆。见《广州日报》1995 年 7 月 7 日。

(汕头沦陷), 进袭汕头市的日机共达 803 架次, 投弹 804 枚, 总共炸死 261 人, 炸伤 580 人, 毁屋 484 座。 仅 1938 年 7 月 1 日和 2 日, 日机进袭市区就有 30 多架次, 投弹 100 多枚。 同一期间, 日机空袭潮安 200 架次以上, 投弹超过 400 枚, 其中 1938 年 8 月 13 日轰炸湘子桥, 死伤 70 多人。 抗战期间, 日机对饶平县的轰炸至少 15 次以上, 其中 1943 年 1 月 8 日投弹 60 多枚, 死伤 60 多人。 此外, 日机还对揭阳、潮阳、普宁、惠来等县进行了频繁的轰炸。 1939 年 9 月 7 日轰炸惠来神泉镇, 炸死 24 人; 1940 年 12 月 31 日在揭阳榕城投弹数十枚, 炸死 34 人, 伤 46 人。

在惠州、兴梅地区: 抗战头三年, 日机在惠阳、博罗投弹 640 多枚; 在梅县、兴宁、五华、蕉岭、丰顺等县投弹共 650 多枚; 在河源、龙川、紫金、和平、连平等县投弹共 700 多枚, 仅在河源就炸死 50 人, 炸伤 34 人, 毁屋 135 座。 日机并炸毁了龙川大桥, 使粤东交通受到严重破坏。

在粤北: 由于广州沦陷后韶关一度成为广东的省会, 粤北成为广东抗战的后方, 因此日机对韶关及粤北各县的轰炸十分凶猛, 轰炸时间最长。 其中乐昌、南雄、韶关(曲江)、英德、翁源、清远、佛冈等粤汉铁路沿线几个县受炸最为严重, 仅 1937 至 1939 年在这几个地方落弹就达 8500 枚以上。 1943 年 1 月 5 日, 20 多架日机轰炸韶关市风度路(闹市区)一带, 韶城一片火海, 此为该市在空袭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连地处粤北西北部的连山县, 也于 1944 年 10 月 23 日受过日机的袭击。

在珠江三角洲: 日机在轰炸广州市区的同时, 对增城、东莞、花县、番禺、从化等县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 至 1939 年底, 日机在东莞投弹 2200 多枚, 在花县投弹 1500 多枚, 在番禺投弹 960 多枚, 在从化投弹 600 多枚。 1938 年三灶岛机场建成之后, 日机对中山、

《汕头市警察局关于汕头市遭敌机空袭的报告》, 1946 年 2 月 27 日。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11, 目录号 1, 卷号 272。

佛山、四邑各地的进袭更为频繁。1938年5月4日，中山县城7000多学生举行纪念五四大游行，日军从三灶派飞机轰炸游行队伍，当场炸死20人，炸伤33人；日机先后空袭新会7次；空袭鹤山38次，先后出动飞机105架次，投弹430多枚，死伤410多人，毁屋540多间；空袭开平多次，其中1939年3月30日轰炸开平赤坎，投弹30余枚，死伤200余人。据《抗战八年的台山》一书记载：“在抗战中侵扰台山的日机共373架，行凶共139次，投弹859枚，遇难死者355人，伤者464人，炸毁楼房554间，炸沉船艇43只。”

在西江地区：从1938年1月至1943年10月，日机轰炸肇庆市区55次，投弹1244多枚，炸死242人，炸伤597人。同一期间日机轰炸高要县200多次，投弹3000多枚，炸死1150人，炸伤1822人，房屋店铺被毁5000多间。1939年1月30日，日机在高要一天就投弹230多枚，炸死83人，炸伤269人，此为高要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日机还频频轰炸三水、四会等地，其中1940年底轰炸三水芦苞镇，投掷了百磅巨型炸弹，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

在南路和钦廉地区：1938年10月日机轰炸阳江两阳中学，此后阳江几乎天天有空袭警报。1943年秋，日机轰炸阳江下濠，死伤30多人，日机还多次空袭高州、化州、电白和茂名，其中空袭化州达7次之多。1938年9月11日，日军进占涠洲岛，在该岛修筑飞机场，并在岛外停泊小型母舰，日机得以随时起飞，轰炸雷州半岛和钦廉各地。仅1939年，日机就7次轰炸海康县城。从1939年秋至1944年夏，日机轰炸廉江安铺共53次，炸死230多人，毁屋400多间。日机还轰炸了灵山、合浦、钦县和防城（今归广西），其中1938年9月13日在灵山县城投下14枚重型炸弹，造成了屋毁人亡的惨剧。

据1941年《广东年鉴》的统计：从1937年8月31日至1941年底，日机袭粤共19281架次，投弹达33857枚，总共炸死7153

刘达之：《抗战八年的台山》，1987年印，第3页。初版于1946年6月。

名, 受伤 11836 名, 毁屋 18021 栋。应当指出, 这个统计有遗漏不确之处, 也没有反映 1942 年以后广东被炸的情况。但这些数字已足以说明, 日机炸粤的情况是极其严重的。广东遭受轰炸之县(市)达 76 个以上(未计海南); 遭受轰炸时间长达 8 年。直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夕, 日机还轰炸了阳山县境内小北江沿岸的渡口和城镇。可以这样说: 广东无处不受炸, 无时不被炸, 是全国受日机轰炸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二

下面对日机轰炸行为的性质作一点剖析。

日本军方曾谓, 对华轰炸是战争行为, 所炸目标乃军事设施, 死伤者为战斗人员, 等等。这纯粹是一种谎言。就日机炸粤的过程和效果来看, 日机所轰炸的并非陆地军队作战的区域, 而多数是不设防的城市和乡村; 被炸的目标和人员绝大多数也与军事无关。事实表明: 日机轰炸广东广大城乡的行为, 是一种极其凶残的集体屠杀行为, 是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

上文述及, 日机轰炸广州前后 14 个月, 轰炸汕头前后 22 个月, 轰炸韶关前后长达 6 年之多, 这些城市并非陆地军队作战区域。以广州为例, 广东军事当局认为, 广州非战之地, 不能固守, 1921 年讨桂(莫荣新)、1923 年讨陈(炯明)、1925 年讨伐杨(希闵)刘(震寰)之役, 均一击即破, 因此抗战时并没有在广州布置多少军

《广东统计季刊》第 1 期, 广东省政府统计室 1941 年 12 月。笔者按: 这个统计 1939 年前的部分来自广东全省防空司令部的报告, 而这个报告有漏记之处。例如: 1937 年 11 月日机曾炸惠来葵潭大桥, 投弹 15 枚, 企图破坏潮汕交通大道; 1938 年 8 月 4 日曾轰炸惠来县城, 等等, 但防空司令部的统计仅有 1939 年惠来受弹 2 枚的记录, 而没有 1937 年和 1938 年惠来受炸情况的记录。

据中共阳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 1945 年 8 月中旬, 日机 4 架轰炸阳山的小江、阳城、水口、青莲, 死伤 20 多人, 炸沉船只数艘。

队和军事设施。1938年7月当日机狂炸广州市时,蒋介石曾于7月22日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指出广州为“不设防”城市,谴责日机的轰炸行为。事实上,日机对广州市内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也没有炸到什么“军事设施”和“战斗人员”。广州的军政机关已经迁移至东北郊龙眼洞一带,位于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在爆炸声中安然矗立。这说明日机是在人群闹市中乱投乱掷,所谓攻击“军政目标”云云,完全是为了遮人耳目。正如夏衍在《广州在轰炸中》一文所指出:“日本发言人声明要炸的军政机关,可差不多完全没有炸到。那样目标显著的市政府,周围投了几十个巨弹,但结果只炸了几颗大树,和震碎了这巨大建筑物的一些玻璃。其实,即使炸中,这也只是和‘房屋’作对,在军事上完全没有意义的。很明白,在这样大规模的轰炸下,敌人明明知道政府官员不在这些建筑物里办事,这只是一种诡辩,一种对国际间放送的掩护在屠杀的口实,在广州的外国新闻记者都知道。”完全可以说,日机在广州所炸死、炸伤的人员,多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广州市内那300多个被炸地点,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军事设施”,而是和平人民休养生息的住宅、街道、园林和物业。广州如此,其他城市也莫不如此。

那么,日机在广东各地轰炸了一些什么目标呢?

(一)教育机关、文化场所。在广州,先后被日机轰炸过的学校有中山大学、襄勤大学、岭南大学、省立女中、市立二十八小学、大中、广中、远东、美华、协和学校、中大附中、仲元中学、六十四小学等等。据《中山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8、9、10月,1938年3、4、6月,中大文、理、法、医各学院和附中被炸十多次,着弹50余枚,炸

抗战初,蒋介石将广东军队半数以上调至淞沪等地,留驻广东有7个师,2个独立旅,共约8万人。其中一五一师驻大亚湾、惠阳;一五三师驻深圳、樟木头;一五七师驻海陆丰;一五四师、一五二师、一五八师及独九旅驻广州郊外各县;一八六师和独二十旅驻增城。

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广州百年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8页。

夏衍:《广州在轰炸中》,《新华日报》1938年6月12日。

死 5 人, 伤十余人, 图书仪器损失不少, 学校被迫停课 3 周。岭南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 也于 1938 年 6 月 8 日受到轰炸, 为此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抗议。1937 年 12 月 30 日, 日机 12 架轰炸广州西村, 美华学校着弹 2 枚, 校内中央楼、生物室、物理室、化学室、礼堂均被炸毁。日机轰炸严重威胁了师生的安全, 各校被迫从 1937 年 9 月开始陆续向各地迁移, 走上了艰难的流亡之路。全省各地受过日机轰炸的学校主要有: 汕头市立第四小学、省立肇庆中学、肇庆师范、高要县立中学、阳江两阳中学、省立雷州师范、海康中学、灵山中学、合浦女子小学、钦县县立第四小学、化县第一中学、化县职业中学、化县女子小学、廉江中学、廉江师范、揭阳真理中学、阳山杨氏小学、翁源县立初级中学、紫金中学、紫金民生小学等等。其中肇庆中学先后被炸 5 次, 科学馆、图书馆被焚毁, 全校变成一片废墟。1938 年 9 月轰炸灵山中学时, 将学生宿舍全部炸毁。日机还轰炸了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央公园、净慧公园、黄花冈烈士陵园以及许多文化设施。1938 年 7 月 1 日向汕头市公立图书馆投弹, 东座全部倒塌, 许多珍贵的图书、杂志被焚毁。

(二) 医院、庙宇、教堂。在狂轰滥炸中, 日机炸毁了许多地方的医院和医疗救护设施。广州的中大医院、韬美医院, 惠州的若瑟医院, 增城县立救济院, 海康的同仁医院等等, 都被日机轰炸过。其中韬美医院是法国医院, 屋顶上明显地铺有法国国旗, 也于 1938 年 6 月 6 日被炸, 炸死炸伤医务人员和病人多人。若瑟医院是意大利医院, 挂有意大利国旗, 在此避难的难民很多, 在日机轰炸下伤亡 200 多人。1938 年 6 月 6 日, 日机在狂炸广州时袭击了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当年 6 月 21 日该会致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电报说: 日机“于本会前后左右投弹多枚, 复以机关枪向下扫射本会,

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年, 第 89 页。

《汕头市政府致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会函》, 1938 年 8 月 15 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11, 目录号 1, 案卷号 289。

《新华日报》1938 年 6 月 8 日。

救护人员陈有光当场殉职,总务主任陈侠卿、队长罗近伟、刘云轲等正在救护之际,为弹片所击及机枪扫射各受重伤,救护车也有弹痕40余处”。日军轰炸救死扶伤的医院和救护机关,毫无疑问是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不仅如此,日机还轰炸了许多庙宇、祠堂及宗教场所。1938年3月27日,日机在广州杨箕村龙潭古庙投弹7枚,摧毁了这座庙宇,同年6月26日日机炸毁了韶关关帝楼,当场炸死107人,重伤数十人;1938年农历六月三十日,建于明代之曲江三界庙被炸毁,伤亡30多人;1938年10月2日,日机轰炸紫金县城,把太岁庙夷为平地。抗战八年,粤东丰顺一县因日机轰炸仅庙宇损失一项就达6878万元。在日机的狂炸之下,各地教堂未能幸免,例如1938年8月8日,日机就向位于广州一德路的法国天主教堂(石室)投弹,炸死在此避难的妇孺百余人,法国驻日大使亨利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赔款20万法郎。

(三)居民区、商业区。在日机轰炸中,被袭击的目标大量是民房、商店、集市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场所。从上文提到的《广州市被炸点标示图》(1937.8.31—1938.8.9)可以看出,日机投弹的地点集中于现在广州的越秀区和东山区,这是广州人口最密集、商业最繁华的地段。日机对这些地方狂轰滥炸,杀人毁业于瞬间,给平民造成的损失至为惨烈。夏衍作为一个目睹者写道:“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是一片平地了,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香港英文《中国邮报》驻粤记者写道:“汉民路(现名北京路)为广州市第一

广州市档案馆资料,引自《广州日报》1995年7月7日。

广州市社会局《广州市战时物资损失调查表》,1938年3月28日。广州市档案馆全宗号401,目录号6,案卷号194。

《广东丰顺县1937—1945年受敌寇轰炸蹂躏人口物资损失调查简表》,1945年12月25日制。广东汕头市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275。

大通衢，是日平民之炸死于该路者达六百人，全路路面为之作赤色，葬身华侨理发店之瓦砾堆中者，亦有百人，盖五百磅炸弹一枚，曾坠于是也。”有一篇题为《被惨炸的市中心》的文章，具体记述了1938年5月初广州市德正中路霞飞坊18、20、22号和德正新街14号被炸后楼毁人亡悲惨情况，作者观感是：“没有再比敌人的心更凶狠、更残酷的，他只须把炸弹架轻轻一按，多少的生命和财产是消逝了，多少人正为着他们受伤的死去的骨肉、友人在流泪！”繁华的新亚酒店于1938年7月14日被炸；如意坊市场于同年6月22日被全部摧毁。1938年5月日机夜袭市区黄华塘，全村被炸平，死亡100多人，黄华塘变成血水塘。后来市民在日机投弹处立下“血泪洒黄华”一碑，作为日军以空袭手段屠杀平民的铁证。

日机在各市县投弹的地点，也多为商业街道或农村圩镇，投弹时间往往选在圩期，许多人都是在赶圩购物时被炸死的。《民国高要县志初编》之《空袭记》一文，所记载的数百例日机投弹地点，许多就是贸易场所和圩镇。该县五大圩镇——金利、白土、新桥、广利、禄步均被炸过，受弹共330多枚，炸死260多人，炸伤近千人，炸毁民房店铺300多间。其中受炸最惨重的是金利镇，受弹70多枚。英德县青塘镇地处广州至韶关公路的中间点，多次被炸。有次日机又趁青塘圩日来炸，把未及躲避的数十人炸得血肉横飞。村民陈道房、陈阿安父子俩早上抬猪肉上圩卖，陈道房被炸得粉身碎骨，由陈阿安一块一块拾回，挑回去埋葬。当时的人都为这对父子“上午抬猪肉卖，下午挑人肉回”的不幸遭遇悲愤不已。顺德县陈村是广东著名的市镇，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称其：“渔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种树家，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枝龙眼致豪华。”在日机的轰炸和日军破坏之下，“广东四大镇之一陈村已成死市”。被

《救亡日报》1938年5月15日。

陈德彬：《空袭记》，载《中华民国高要县志初编》，第914页。

《抗战时期的英德》，《韶关文史资料》第11辑，第147页。

中共广东临委关于中路敌后具体环境的简报，1943年3月。

日机炸毁的城市,还有翁源县城——翁城,这座拥有数万人口的城市,在日机频频轰炸之下被夷为废墟,翁源县城只好于1940年春迁至龙仙镇。

(四)交通枢纽。陆地、水上交通要道,也是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广东三大铁路——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均被日机轮番轰炸过。沿线各主要车站如英德、黎洞、源潭、江村、黄沙、石龙等等,无一不落过炸弹。潮汕铁路为我国第一条商办铁路,由华侨集资修建,1906年竣工,通车30余年。从1937年9月至1939年潮汕沦陷,这条铁路被日机轰炸50多次,“公司董事局、车站、宿舍、机厂、车厂及其他建筑物先后悉炸毁”。广东的另一条商办铁路——新宁(台山至新会)铁路,也受过日机的轰炸,1937年农历九月十一日日机在该路牛湾投弹60多枚,炸沉了过海铁船。这两条商办铁路的历史遂告结束。日机还轰炸了各江河航道,炸沉了许多客船或渔船。交通要道也是人群密集之地,尤其是国难当头,难民络绎于途,不知有多少人在疏散流亡途中被炸伤炸死。广州一位女大学生流落到英德黎洞车站,因3天没吃饭,听到警报后实在走不动,结果两条股骨被炸飞,当场毙命,这仅仅是普通一例。

(五)工厂产业。日机的狂轰滥炸使广东许多工厂产业受到严重破坏,毁之一旦。广州西村电厂、自来水厂、土敏土厂(水泥厂)、广东纺织厂等等都被轰炸过。其中西村土敏土厂是一个有数十年的历史和相当生产规模的大厂。仅1938年这个厂就被炸9次,着弹70多枚,损失不计其数。1936年投产的广东省营市头糖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大型甘蔗糖厂,1938年这家工厂被炸3次,着弹17枚,日军入侵后又拆毁运走了糖厂的机器设备,全厂遂被废。广东其他几家糖厂也遭轰炸,仅1938年,新造糖厂被炸2次,着弹

《商办潮汕铁路公司董事长张福英关于本路抗战损失情况的报告》,1946年5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11,目录号1,案卷号271。

《抗战时期的英德》,《韶关文史资料》第11辑。

16枚; 顺德糖厂被炸3次, 着弹26枚; 揭阳糖厂被炸1次, 着弹9枚。日机还在1939年初轰炸中山石岐时, 将石岐电厂完全炸毁。

国际公法的根本原则为, 对非战斗员在陆海与天空, 均不得直接加以轰击。国际《海牙条约》(1923年)中规定:“志在威吓平民, 或摧毁非军事性质的私人产业, 或伤害非战斗员之空中轰炸, 一律禁止”;“禁止轰炸不逼近陆地军队作战区域之城镇村庄房屋, 或一切建筑”, 各种军事设施如“适在其地, 而轰炸有殃及平民之虞, 则飞机不得加以轰炸”。1932年通过的一个国际条约也规定:“天空攻击平民, 应绝对禁止。”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践踏国际公法, 疯狂轰炸广东城乡, 大规模屠杀平民, 摧毁非军事性质的教育、文化、医疗、宗教设施以及民房、产业等等, 这充分暴露了侵略战争的极端凶残性和反人道主义的本质。无论日本侵略者及其辩护者们怎样歪曲、篡改, 这一历史罪行都是无法洗刷和掩盖不住的。

三

下面对几个与本题相关的问题, 再作简要的论列。

第一, 日机轰炸广东, 是受国际舆论严厉谴责的行为。抗战爆发后, 当日机到处轰炸我国城市时, 国际联盟于1937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大会, 通过了中国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谴责日本空军暴行的决议, 谓日机轰炸, 使无辜平民惨遭炸毙, 多数妇孺亦在其列, 极为震动, 全世界人士亦莫不愤激而加以唾弃; 宣布日本空军此种行为, 无可宽宥, 郑重加以谴责。赞成这一决议者共有52个国家。日本一意孤行, 狂炸南粤, 这时各国记者纷纷揭露日机暴行, 声援中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以其亲见亲闻, 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写道:“历史上, 像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那样用飞机大批大批地炸死平民的例子是极少见

《申报》1937年9月28日。

的。”法国各党派众议员组织了“同情中国委员会”，抗议日本轰炸广州等城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日机大肆轰炸广州时，于6月11日发表了“制止美机售日”的谈话。1938年7月，为反对日机轰炸广州等地，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在巴黎召开了反轰炸会议，严厉谴责法西斯轰炸和平居民。日本不顾各国抗议，竟发表文章，谓各国“无权干涉”日之行动，云云。由此可见，对粤轰炸是日本军国主义置各国舆论于不顾，灭绝人性和丧心病狂的行为。

第二，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之下，饱尝危难之余，广东民众增强了防空意识，开展了全面的防空活动。主要的措施是：彻底疏散城市人口物资，普遍建立空警网络，加强防空的宣传教育，普及防空知识，普遍构筑防空壕穴，加强防护班之组训，大力征集防护器材，厉行防空人员奖惩办法，等等。广大民众还想出了许多反空袭的好办法，例如韶关防空情报所长詹宝光用挂大圆气球与敲钟相结合的方法报警，有效解决了警号混乱的问题。这一办法为重庆、桂林等地广泛应用，并为盟国所重视。英国防空总部将詹宝光所发明的大圆气球称为“韶关式警报球”，又称“宝光球”。这是广东民众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特别贡献。防空常识的提高与防护设施的加强，有效减轻了轰炸造成的损失。1938年，日机对粤投弹1446枚，炸死2272人，炸伤4530人，毁屋3654栋；1939年投弹8065枚，炸死2089人，炸伤3089人，毁屋6929栋。相比之下，1939年比1938年投弹数和毁屋数增加了，而伤亡人数却减少了。这是加强防空的结果。毫无疑问，反空袭是广东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1937至1945年日机轰炸广东，在当时曾引起强烈的舆论反映。有关的情况，当时中外报刊作了大量的报道。当日机狂炸广州时，宋庆龄、郭沫若、叶剑英、廖承志、夏衍、巴金等身在其境，

转引《侵华日军暴行录》，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抗日战争的韶关防空与“宝光球”》，《韶关文史资料》第9辑。

他们是这场灾难的见证者。宋庆龄发表了谴责日机暴行的演说。夏衍在《广州在轰炸中》这篇名作中，记述了“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的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输汽车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的惨烈情景。巴金念念不忘1938年在广州的骑楼下所经历过的轰炸，炸弹的爆炸、机关枪的扫射和飞机俯冲的吼声常常出现在他的文章中。直至1995年7月19日，他写《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又说到了在南方“身经百炸”的往事。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场浩劫在许多历史著述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轰炸”——似乎成为尘封了的话题。

(作者曾庆榴，1945年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教授；

官丽珍，1953年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讲师)

(责任编辑：刘兵)

《羊城晚报》1995年11月10日。